



師生同一目的求學問

「噢！差一點幾乎忘記了要向各位讀者交代一下，究竟我在中文大學的工作是教學還是行政人員呢？」

極有可能，中大校方的歸類，是可以把我的工作列入在行政人員方面的！因為，不是負責教書的「教授」和「講師」，所以，非教學的工作人員便一定是被歸類為「行政人員」的了。這本來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反正「薪金」是相同的。

但我的看法是，雖然我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屬於行政的，例如管理范克廉樓之運作，學生飯堂的管理！（我將另文介紹管理學生飯堂的特殊方法）；但我和中大學生會的工作關係，卻應該列入「教學範圍」之內的，因為我的主要工作卻是代表中文大學，包括李卓敏校長，以顧問身份，參與中大學生會的工作，以及一切策劃的活動，而這些活動是很有教育意義的，例如：如何協助（不是教導）學生會將活動或某些行動籌辦得更有效率和效果。例如學生會推行中文法定，關心社會，認識祖國等活動遇上一些問題時，應該如何去處理，採取什麼立場，以及如何與中文大學校長長期保持密切的關係等等。

同時，我最重要的工作是經常在適當時間內，必須將中大學生會的動態、行動和要求等，不時向李卓敏校長直接報告，並聽取李校長的指示。李校長日理萬機，但他對學生會的動

態是非常關心的。他又經常主動要我帶領學生會代表前往他的辦事處「傾偈」，有時有些代表也是相當魯莽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學生代表突然說：「我們是代表同學來監察你的！」此語一出，使其他學生代表也吃了一驚，因為一群來大學求學的學生，有什麼「能力」可以「監察」一位聲望如此崇高的大學校長呢？靜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之後，李校長對各代表微笑及似乎若無其事地說：「我不反對你們來監察我，但我必須提醒你們，你們一定要花很多人力和時間的！我在中大內需要參加不少會議，但其中很多會議室是不容許學生出席的！最重要的是你們必須要有足夠的同學，每次起碼兩位同學吧，二十四個小時一直在我旁邊監視，包括我睡眠的時間在內，你們可以辦到嗎？因為我在睡覺的時候，你們可能也隨之而睡覺，那時我便可以起床打一個電話，便可以避過了你們的監察了！」說畢還以微笑對着各位學生代表。

於是有些代表馬上向校長道歉，表明那位代表並不是代表他們的意見。其實大學生多數是單純的，理想化的！而李卓敏校長當然可以代表中大全體老師，他這番話也使我覺得比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一年也學不到李校長這一頓話的巧妙處事之道。在大學工作，目的是指導學生如何去追求學問，大學生上大學，目的也是尋求如何去追尋學問，彼此目的相同，為什麼不可以互相合作呢？



生活艱難仍然要抓住

疫情至今已差不多三個月，我身邊好多娛樂圈的朋友無論台前幕後都已經失業好耐，可以講得上有七成娛樂圈人士無工開，有很多同行更差不多完全沒有收入，今次疫情導致沒有機會登台、沒有機會表演、沒有機會製作等事項，真是令人傷心。

近一個月，我得知很多朋友患上情緒病，因為日日躲在家中，又沒有收入，而且有些藝人有家庭負擔，長久這樣地呆在家中，真的絕對影響心情。在傾談當中，有些朋友突然說現時做人感到沒有什麼興趣了，我聽了之後心情更加沉重，真的不知道跟他們說什麼，因為自己也沒有收入，也沒有多餘錢可以借給他們；只能夠每天打電話跟他們談談天談談地談談世上還有希望，希望他們不要胡思亂想；但最難的是自己也很辛苦地抓緊一條出路給自己，當然可以說社會上還有很多不同類型的人也進入了失業大軍，這樣亦令我到嘗試尋找一些創

業機會，在疫情下自強。

今次我在互聯網上號召了一些已經沒有工作做的娛樂圈同事一齊參與，給予他們一些行為上及意見上的機會，當然也要看他們願不願意改變自己而嘗試走入互聯網的世界，因為這不是我能夠控制的，我能夠控制的是將我認識的拿出來同大家分享，就是如何去用互聯網的世界，去改變自己表演的模式。

因為世界已經變了，再加上疫情仍然未止，所有傳統的傳媒已不能用傳統的方式謀生了。真心講的，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怎麼行下去呢？但若果自己還有幾十年想要再行下去的話而放棄，這樣一線生機也沒有了。尤其是我看見我身邊一些娛樂圈失業大軍的朋友沒精打彩的心情，感到傷心，希望他們不要放棄自己、放棄希望。雖然現在生活真的很辛苦、很痛苦、很困惑，但是時間總會過去，只要自己仍然抱着信念，相信定能克服困難。



書法家應學寫詩詞

書法創作總是離不開文字，絕大多數書法家都歡喜取材於唐詩宋詞元曲等。我初學書法，寫的便是「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唐詩宋詞元曲是中國文學藝術的瑰寶，既為大眾喜聞樂見，也令書者陶醉其中，故知唐詩宋詞實為書法最佳載體。然則，如果要為某個主題創作一批書法作品時，往往很難選到合適的詩詞，尤其是要配合當下時事，選擇寫唐詩宋詞多不切題，這時書法家如能自己創作自是最好的了。

我近年來參加社會活動較多，尤其是參加各種大型主題書畫展，總覺得多數多展作品文不對題，例如，展覽的主題明明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書畫展》但居然百分之八十以上作品與國慶扯不上關係，甚至離題萬丈。簡直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行我的獨木橋。這也難怪書法家，因為一萬首唐詩裡也找不出一首適合於慶祝國慶。

我不擅詩詞，只不過「近朱者赤」，幾年前我認識了詩詞學家伯天施學概先生，他每有新作都會發給我，而我亦會以書法抄寫回贈。日子久了，也有學寫小詩的衝動。我有時寫律詩，有時也寫順口溜。

去年國慶，我們香港書法家協會在廣州舉辦書法展，我以行楷寫了一首自撰詩，不妨在此獻獻醜：

《國慶七十周年感懷》

上下五千年，華夏何赫然？江山兩萬里，炎黃百世賢。文景貞觀盛，康乾亦威嚴。狂飆肆土土，歷朝多災變。虎豹欺吾境，烽火漫塞邊。南湖辛破曉，大刀砍倭頭。三山推傾倒，曙光露眼前。國難萬民慶，興邦箭在弦。十年風雨亂，除害急揮鞭。

《白衣天使讚》

城江正月待花開，忽見妖蟲盡地來。幸有天仙還淨宇，風光一道在瑤台。

《中醫漢藥白衣郎》

中醫漢藥白衣郎，異域同心滅毒王。黃帝金方無弗屆，軒岐絕勝再輝煌。

《迎接鄂爾斯士凱旋歸》

無私援鄂顯精忠，疫戰驚人貫氣虹。救死不辭憑命搏，動天惟德讚英雄。

雖然我寫的詩詞說不上什麼好作品，但當中新社組織《歡迎廣東援鄂醫護回家》書畫展，我可寫自己創作的詩詞參展，而不用到處搜羅別人寫的詩詞。看來，書法家也應學寫點詩詞！



無橋錦囊(二)：救·小狗·呀

宣傳無橋，一旦硬銷及食字都解決不了問題的話，大家就要打開文公子的終極錦囊——「美女·小狗·孩子」了。

美女當然不難理解，大家看不少電子產品或遊戲，都是以美女作模特兒，因為如果廣告想吸睛，特別是戶外廣告、海報甚至是銷售地點的宣傳品，如果針對的是男性市場，美女當然是首選。就算是美容護膚時裝皮鞋手袋一類產品，美女模特兒還是大其行道的。

以前一般的電腦打印機廣告，基本上都是賣功能，推方便、速度、效果甚至推經濟，非常硬銷；然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EPSON先後推出以香港宅男女神朱茵和歌影雙棲天后陳慧琳為主角的廣告，可謂正中男性為主導的家用要害，對知名度以至銷量都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小狗其實不只是說狗，也泛指一切寵物。有人說，要害導演的最佳辦法，就是在劇情中加入有戲分的寵物，因為貓狗鳥獸們是不會聽人的指令去演戲的。但寵物粉絲不分男女，如果能利用可愛的動物作模特兒，吸睛的作用不下於美女。當然，如果能利用寵物表達到產品的賣點，就最為理想了。

港鐵公司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推出一個以小狗為主角的電視廣告，鏡頭只見本來睡懶覺中的小狗看了看時鐘，就變得非常忙碌地將不同物品有序放置，然後將拖鞋放在門前，最後把狗糧碟放在自己前面，對門安坐靜候。一秒後，就是傍晚六點，門口準時打開，小狗擺尾迎接主人回家。因為主人選乘的港鐵，準時又順暢，連小狗都能養成到時到候歡迎主人的習慣；令港鐵是值得信賴的交通工具的賣點，躍然而出。

至於小孩，只要是可愛的，無論是男女童甚至嬰兒，都能有強大的吸睛作用。糖果餅乾或童裝玩具，當然都會用小朋友做宣傳主角；但要用得最多，又用得最好的廣告，其實是麥當勞快餐店。

麥當勞的策略，是透過宣傳小朋友在店內的歡樂時光，令小朋友「帶」父母到麥當勞去，因此廣告很多時都以小朋友為主角。其中一個經典廣告「First order」，有中西市場版本的，以一位年幼的姐姐陪小弟到櫃檯前下單，然後麥當勞的店員回以一句「Yes Sir」，令小朋友樂上了半天，就得到非常好的效果。



百家廊

采拉

中國內地疫情稍緩和下來時，上海的朋友在微信上問我疫情過後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這個時候疫情和我們這裡略有距離，馬來西亞全國新增確診者超過500例，但未發佈封城或鎖國法令，人們尚可自由行動，所以我腦袋一時三刻轉不過來，沒來得及回答，朋友快手快腳發來一則新聞。標題為「居家避疫相看兩厭」上海離婚預約排到4月中旬」。我看一下日期，3月16日。

還記得上海是2月10日開始封城，大家被約束在家禁足，一個多月無法出門，可以外出時竟然不是想出去公園散步看花樹，或是爬到山上往下俯瞰全城風景，也不是約幾個好朋友，真正面對面坐下來吃個飯，聊個天，所有我想到的，皆非正確答案！張口結舌的表情，遠在上海的朋友看不到。這時又來一則微信，是2月7日告訴我廣州封城的廣州老友發來的：「廣州在3月18日預約辦理離婚的名額已經沒有了，排期到4月16日也還排不到。」老友怎麼需要去做離婚查詢呢？稍緊張的我先給廣州老友回信：「你是說你要離婚？」憑恃老友關係，說話直接。她發給我一個眉毛和下巴都往下彎的臉，然後來信：「這個時候，湊什麼熱鬧呢？」

上海朋友接着發來的是笑臉：「不只上海，西安市3月2日17個婚姻登記處正常上班後，迎來的不只結婚的新人，離婚預約天天爆滿。」兩個朋友不約而同給我一句話：「疫情是生活的照妖鏡呀！」我給2個朋友都打去了同樣一個驚訝表情和一個微笑的臉。當時在檳城的我們，這2個月都在自由行動，對封城生活不了解。

雖知懂非懂，卻也知道那個把離婚當成天塌下來的時代已經過去。從前有人離婚，都會備受譴責/藐視/注目/嘲諷。罪名大多落在女人頭上。嫌她不會當老婆，下不了廚房，進不了廳堂，上不了大床；不然就是

「媳婦」做得不好，不知尊敬婆婆，沒把婆婆侍候周到，如果是職業女性，不必再找其他理由，肯定就是水性楊花，在外頭濫交男友才會落得離婚的下場。愛看熱鬧的人，喜歡當法官，又缺乏法律知識，最拿手的是簡單粗暴下判。阮玲玉就是死於這些路邊看熱鬧的法官判的刑。

幸好今天離婚再也不是世界末日了。前幾天年輕小友M講起她的老同學聚會。來了8個人，2個已離婚，3個正準備離婚，另外2個嫌離婚手續太瑣碎，算了，口氣是無奈的妥協。至於職業為律師的M，她說：「我接的離婚案件還不夠多嗎？」既然最後都要離婚，她選擇繼續保持單身省卻麻煩。2個離婚的女人A和B都帶着孩子，因為2個對方都說：「女人比較適合帶孩子。」還加一句：「為孩子好，我就不爭了。」這話初聽乍聞似乎沒錯，但2個男人不約而同都不給贍養費，因為離婚「是你先開口的。」

說到底這仍是個男權當道的社會，前幾天看韓國趙南柱的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時的氣憤又升上來，金智英何止在韓國？男女平等的口號喊了幾百年，到今天依舊是一個「美好的理想」，全球各地的金智英都在面對同樣的不平等狀態。這2個男人選擇自己輕鬆地離開，明顯是由於女人主動先開口說離婚，受傷的男人一口吞不下的氣，把教養小孩的責任乾脆丟給女人去承擔，顯然是下意識的報復行動。

在學校是校花的A說，反正他從頭到尾沒承擔過任何家務，只把家當酒店，喜歡便回來過夜，不喜歡就說他回他媽媽家去了。從孩子出生的奶粉到後來的上學教育費，不曾掏過一分錢出來。聽的人都為A憤憤不平，感覺受不了，B淡淡接下去說：「起碼他沒有到處拈花惹草。」原來B的離婚老公，除了不必養家活兒，還長年和不同的女人有親密關係。M問她你怎麼知道？B說，他手機短信裡，和不同的女人有一大堆曖昧，甚至露骨的話。另

切換陌生的眼光

實都受到我們的思維定勢的影響。太熟了，就可以隨意吵架嗎，對方真的讓你那麼生氣嗎？這些，很多都出於我們自己的主觀臆斷，過於熟悉，也會導致我們欠缺客觀眼光去看待它。

有時，轉換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事物，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事物，有助於我們發現生活的美好。這個道理很簡單，還是舉通俗的例子來說，為什麼我們回家那幾天能得到父母「親生的」關心，過後就變了？這是因為，我們和父母太久不見了，一開始那幾天，父母對兒女的印象還是較新鮮的，也是相對陌生的，而相處久了就回到熟悉的印象，受心理定勢的影響，處處好像都看不慣。我們也常常抱怨父母，可是，我們可曾轉換過陌生的目光來看他們，也許他們的缺點並不是什麼缺點，而且他們身上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這都需要我們用陌生眼光去看，才能發覺的。

不僅僅是吵架，生活中的愛情、友情，抑

外，B還幫B先生每個月供給公婆生活費。

A的孩子7歲，B的孩子6歲，這麼長時間一直沒有分開，可見都是忍無可忍，重新再忍到最後實在沒法繼續忍下去，才決定離婚。另外那3個準備離婚的同學，沒有人出聲講一句對自己男人的不滿，C搖頭說：「現在我只求成功離婚，其他的再說也沒用。」D、E在旁邊大力點頭表示同意。女人不說男人的壞話。因為她們接受當初是自己的錯誤眼光，才有今天這個結果。「當時沒有人逼迫我們結婚，既然是自己犯錯，那就自己承擔吧。」不知道她們是否遇到不負責任的男人，只知道她們努力在做一個有擔當的女人。M的同學聚餐是在3月15日，隔天晚上馬來西亞首相宣佈行動管控制令。非不得已才允許外出，否則必須克制出門的慾望。

為了阻止疫情感染，政府不斷強調自我隔離，不許聚會，不許串門，盡可能留在家裡。一星期後發現疫情並沒有達到目標，又將4月1日的解禁延遲到4月14日，不到一個月時間，接到好多朋友來信，不約而同一句話：「我受不了了，我要離婚！」

本來每天早上出去上班，晚上回來，各忙各的，夫妻相處時間僅幾個小時，行管法令強迫兩人朝夕相對。每天24小時，生活上很多雞毛蒜皮的小事，突然被無限放大，愈來愈多事情看不順眼，每一分鐘都有矛盾和摩擦。不到兩個星期的互相挑剔/指責/埋怨，終於大徹大悟：「體諒容忍是小說電影才有的情節，現實生活根本找不到。」

行管期間讀《愛在瘟疫蔓延時》，說的是愛情成了黑暗瘟疫恐慌中的一束光。作者馬爾克斯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台上說「愛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但是，「對於長遠的夫妻，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穩定。」許多人都不明白婚姻中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愛情。如果疫情是生活的照妖鏡，照見的是很多人的婚姻早就支離破碎，機緣巧合遇上這場瘟疫，於是，大家都理直氣壯去行動：「疫情結束後，我們離婚吧。」

或是我們所看的風景，都是這樣的，因為早已對一切習以為常，所以不能發現它們更多的好的方面，而總是憑印象記住不好的東西，這樣就導致了生活的乏味、枯燥。太熟悉，也會導致忽略，或許你沒有發現，你的父母待人多麼和善，別人眼中的他們是令人尊敬。或許你也沒有發現，院子裡那叢花，開得多麼燦爛，在簡單的院子裡是個漂亮的點綴，而你就是因為太熟悉了沒有去看它，在別人眼裡，卻看見它的美。

生活不能固化，需要有新的事物，但我們不可能一直去改變事物，那我們可以轉換眼光，適當地把事物陌生化，再去發現它的全新美好，這就是轉換陌生眼光的意義所在。生活是很美的，只要我們多思考多覺悟，懂得打破常規看法和偏見，適時用陌生的目光，去用心觀察我們以為熟悉的事物，就一定會看到更多全新的東西。



武漢包機上的守護天使

第一次遇上瑪麗醫院急症科顧問醫生、香港急症醫學會前會長蔡振興醫生的時候，他正在台上演唱《不再油鹽》，我心想這隊St. John Band是什麼來頭，水準這麼高？原來他們全部都是醫生，每次練歌也是在巡房之後的深夜……可是最近在疫情底下，他們再沒有練歌了……

上月份，蔡醫生甚至兩度跟隨特遣部隊到武漢接滯留港人返港，「今趟我們預備了很多不同方案，也有婦產科醫生同行，據知有孕婦超過30周的，其中以防突然在航機上生產，我們帶備了好大、整個人也可以坐下去，所有血和胎水可以事後包起來的大膠袋。今次可算是最長的預備、最短的任務，飛行航程只有個多小時，但每一個小環節也做到滴水不漏，我們帶他們回來，也絕對不可以讓其他人受到感染。」

實在，包機行動能夠順利成功，要感謝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入境處、衛生署、緊急醫療隊以及國泰航空公司所有機組人員的通力合作，特遣部隊帶回了1,027位人士，結果只有一名確診，任務可算十分圓滿，「自從17年前香港接受過沙士那一場血的教訓之後，我們得到了很多經驗，知道深切治療病房、呼吸機，甚至普通病房的床位是否足夠都非常重要。《亞博診所》的設立是非常前瞻性，回想最初兩星期外地返港的人士，凡有少許病徵的都不可入市區，先到亞博接受檢測，當時大約1,000人，而全港有18間急症室，如果他們事後全部都來求醫，也就成為1,000個住院個案。結果他們當中有57位確診，無形中，我們省卻了900多張床位，也阻截了不少感染源頭。」

提起了沙士，蔡醫生最難忘記他當年中

大的老同學謝婉雯醫生，「她很謙虛熱誠，她的離世在我心裡很不真實，在謝醫生之前，沒有醫護會想到在工作中賠上自己的生命，我們才醒覺防護的重要性。」實在，蔡醫生少年時期從未想過自己成為醫生，「我在藍田長大，中三開始，父親帶我到地盤開工幫補家計，我兩次踩到鐵釘受傷，有人點着香煙塞進我的傷口，那是十大酷刑，另外，我3位哥哥都夭折，有一個哥哥跌倒受傷，醫生說救不了葬了他罷……我想醫療情況不應該這樣的，應該好一點的，於是我決定行醫。我可算是第一批接受急症科訓練的專科醫生，當年的急症室都是派實習醫生去當值……現在情況大大改善，其實急症室醫生的責任很大，也要明白病人並非無理取鬧，只是急得有口難言，要好好地照顧他們的情緒！」

感性的蔡醫生5年前出版了《急診心靈雞湯·心跳亂了》記錄了他在急症室內見到的人生百態；2年前，他也經歷了一次面癱之苦，「最奇妙我病發後上班，來到我面前的竟是一對面癱的夫婦，我更明白他們的感受，我更細心照料每一位病人……」其實醫者父母心，疫情下醫護非常辛苦，我送了一個甜甜給蔡醫生多謝醫護人員與病者甘苦與共，「其實市民講一聲多謝已很鼓舞，現階段，大家最重要不可抗疫疲勞，那就是對我們最大的幫助！」

一定一定，我們在大後方的市民要和前線的醫護人員攜手合作以人間大愛擊退新冠病毒病魔！

■淑梅姐送了一個甜甜給蔡醫生多謝醫護人員與病者甘苦與共。作者供圖

